薛子庸語

薛子庸語卷七

（印）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克念第十五

薛子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判大矣而係於一念之間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薛子曰君子以卑爲尊以屈爲伸非含忍也蓋有得於謙之道也

或問中庸君子之道四但言子臣弟友而不及君父兄何也薛子曰君止于仁父止于慈兄念鞠子哀何嘗不有道也聖人欲子臣弟友之自責自修故偏言之耳

薛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凡有家者女教不修婦言是聽鮮不敗矣必也有嚴君焉剛明以蒞之其庶矣乎故易曰嗃嗃終吉嘻嘻終吝

薛子曰君子尚義非爲名也義立而名成焉小人尚利唯爲身也貨殖而身亡焉

薛子曰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也質之愚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通變也

薛子曰勿謂小善無益勿謂小惡無損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薛子曰君子衣取蔽體故不飾紺緅食取充腹故不厭精細古猒字即饜

薛子曰君子違不忘而近不狎親不比而疏不怨唯於有德者則恒近而不違恒親而不疎也故曠世而相感不見而相孚

薛子曰甚哉處士橫議之為害也秦之坑儒漢之黨錮唐之濁流宋之學禁皆原於此也

薛子曰高談之驚世不若庸言之中倫也怪行之駭俗不若庸行之中慮也

薛子曰鍾期死而伯牙絕絃知音之難也惠

孝而莊子不語知言之難也一藝一偏之
工且然而況於爲聖賢之學者乎
薛子視師於鄜延見撫臺王子肅於榆林子
肅設燕於學宫饗焉薛子曰不敢當此殊禮
也曰邊方子弟不瞻師範久矣特屈以示觀
法耳遂舉觴以獻勸酬旣洽復行投壺之禮
曰此雖文儀亦有射法存焉禮畢薛子因講
論語子行三軍一章孫子始討一篇各爲推

衍其說子庸謂諸生曰皆汝輩前所未聞也小子識之識音誌輪字子庸

薛子曰福者禍之門也治者亂之先也成者敗之原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薛子曰春者冬之始也朝者夕之漸也少者老之基也故禹惜寸陰文王日昃不暇周公坐以待旦仲尼終夜不寢聖人且然而况於學者乎

薛子曰知而後行斯行可以合知矣冥行者不能行也博而後約斯約可以盡博矣徑約者不能約也

薛子曰萬物紛錯懸諸天天有定命也衆言淆亂折諸聖聖有定論也

薛子曰孟子謂仁宅也義路也楊子謂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以用明體合內外之道也

或問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水雖曲而

通諸海則由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斯言如何薛子曰曲而通不若直而達故仲尼曰人之生也直

薛子曰君人者用人者也臣人者用於人者也善用人者人皆可用也不善用人者人不爲用也是故百里奚亡虞而霸秦裴矩佞隋而忠唐

薛子憇於偃師有童子進而問曰詩三百篇

聞其大指曰二南十五國皆風也觀其風其國可知已大雅其周之盛乎小雅其周之衰乎商周有頌宜也魯亦有之其頌之變乎

薛子曰比干死不能改紂之衍子胥死不能捄吳之亡自盡其心而已矣

薛子曰後者人先之下者人高之謙受益也先者人後之高者人下之滿招損也

薛子曰仲尼亡而異學興秦火熄而僞書出

學者罔知所宗然天命人心之理則固一定而不易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中去聲

薛子曰寛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權枉之權也不可以執一也有一地而寛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一地而寛嚴異者張復之之治劉是也拯字希仁修字永叔詠字復之宋人

薛子曰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起居注以記日用動靜之節内史以記内事得非

大無道者常日兢兢焉如師保之臨之矣

或問占忌薛子曰天時地理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不僭在人故甲子同日商亡周興咸陽同地秦亡漢興

袁懋中爲文淵閣學士鄭窒甫謂薛子曰子之門人入相矣曰不知也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子顧曰不知何謂也曰有樂正子則可喜矣煒字懋中

或問形相薛子曰君子睟面盎背故吉小人輕舉妄動故凶相去聲

或問長生有術乎曰無之老彭之言是或一道也非吾之所知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與天地合其德者或庶幾焉故曰仁者壽

自知第十六

或問自知知人孰難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揜然是小人亦自知也孔子聽言信

行而失之宰予知人不亦難哉

薛子曰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有莘傅說築於傅巖呂望釣於渭水窮居不損也舜爲天子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呂望相武王大行不加也

薛子曰君子好合人小人好離人（好去聲）

或問星宿薛子曰此太史之事也庖人雖不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治之吾何知哉雖然

嘗聞其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變動莫著於沔星所謂五星者一曰歲二曰熒惑三曰鎮四曰太白五曰辰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其諸二十八宿則列於四方各有分野而飛流凌歷伏見皆以五行占之大都王者有道則皆順軌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葢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也苟能敬慎大

戒則休徵而五福應否則咎徵而六極應矣亦何必屑屑於占驗之間哉

薛子過涇州與呂道夫同游回中値雪初霽四山廻合玉峯巃嵸道夫笑而言曰昔漢武屢至此中曾遇此景乎曰漢武窮兵海内虚耗縱遇此景其心未寧吾與子幸値邊隋宴然誠所謂百日之慮一日之樂也諸生李發侍請問所以樂者曰子如會而通之則此景

雖寒且冽與春風沂水固無異也時中字道夫
或問山東亦可以植江南之秔稻乎薛子曰
豈唯山東河南關中皆可植也通濟沁泗沂
諸水鑿汝蔡洹息諸渠會涇渭漆沮諸流則
西北之田皆秔稻矣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
則葰爾米脂遍於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
耶奈何時無百年之治世無百年之人而西
門豹鄭國亦不常有也誰與經書而疆理之

哉

或問人嘗有言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方物絕而子必欲抑末作何也薛子曰先王之世商以通鬱滯工以備器械無用之物非所事也故錦文珠玉不鬻而雕文刻鏤有禁無非重耕桑以開衣食之原俾斯民不饑而不寒也民不饑寒則禮義生而天下治矣又何乖絕之慮哉

或問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而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豈其爲康子言之與何弭盜之畧不一及之也薛子曰是豈特爲康子言哉此固探本之論也傳有之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弭盜之本孰有大於不欲哉

薛子曰跅弛者陋規行之士豪俠者斥拘執之儒一時雖若不足與謀而歷久無虞者則

在此而不在彼也

或言爲相之道莫善於有容莫不善於娼疾薛子曰居今之時就使有容而日以薦賢舉能爲事君恐天下之賢能銷鑠盡矣娼疾更何施焉

或問邊境之患自古有之莫不有制御之長策否薛子曰人言御戎無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而況於長策乎吾嘗在邊

博詢故老皆云虜之入寇邊民之貧者為之向導也邊民豈欲為虜用哉困於征徭迫於誅求妻子離散以為等死耳不若姑為是以偷旦夕之生也若捐其征徭立為保伍仍以將帥統之耕牧之暇令其自相講武則彼將樂生而有全軀保妻子之念且素習於戰鬭而俯視虜人者也豈不能各當一隊哉久之而邊患可息矣歷代以來未聞有建此策者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此之謂也

薛子過洛陽諸生迎於道左請入桃林之草堂設席拜焉曰願聞一言以爲教曰吾何知哉子諸士皆河洛之產也朱光庭挹春風於伯淳座側游酢楊時立雪於正叔之門皆有得焉今兩程雖徃而其教固在也如追思而儀刑之則雖不親炙亦若會於一堂矣奚必他求哉諸生咸作而謝曰命之矣

或問於薛子曰人有具體用之學而不能致卿相以大行其志者何也曰孔孟且終身不遇矣是奚足論哉曰聖賢道大莫能容其次焉者亦若是邪曰譬諸工技公輸子能構崇宮層臺而不能自建一廬歐冶子能鑄洪爐大鐘而不能自造一鼎若號於人曰吾良工也吾良工也反爲人所賤矣况具體用之學者乎

薛子曰屈原行吟澤畔　賈誼謫遣長沙豈其
君之過哉相其君者　之也
薛子曰居家理非豐　也以能齊其家也尊
親孝非備養也以能順其親也
薛子曰徒步入相而建中興之業者傅說是
也徒步入相而啓覆亡之禍者商鞅是也
薛子曰張子厚之正蒙理勝而詞未達也胡
仁仲之知言詞近而理未瑩也

薛子曰韓退之非因文悟道也道悟而文益工也邵堯夫非因數明理也理明而數愈徹也

薛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如仰天丑日而萬物畢照也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執鬼縛魅而莫知所從也

薛子庸語卷七

薛子庸語卷八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親師第十七

薛子曰古之親師取友者成巳而成物也今之聚徒成黨者自欺而欺人也

薛子曰陳同父辛幼安皆豪傑之才也不屑於同時諸子之學亦其所見然耳遂於孔子

之學亦不一究心焉可惜也同父名亮幼安名棄疾宋人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善者獲福而惡者蒙禍天下無道則善者未必福而惡者未必禍

薛子曰楊袁沈舒親炙陸子何王金許私淑朱子其所傳者皆二子蚤歲未定之見也惜其不能原始要終會而通之也

薛子曰吳幼清象山之學也許平仲考亭之學也生非其時而皆出為世用為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也豈得已哉

薛子曰孟子謂人性皆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其立言之勇直與天對而以善進人之意豈不緊且切哉及觀其當時乞墦登壟求一衆人且不可得而況爲堯爲舜者乎此其意葢將俟諸百世而一見也何今之作僞者藉口附和自相誇許曰吾性本善合下即堯矣合下即舜矣豈不重爲孟子一大恨哉

向宗洛宰閩問政薛子曰以人治人因物付物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彼違道以干譽矯情以戾俗非可久可大者也程字宗洛

薛子曰伯安說理明白痛快雖不免矯枉過直而寔于靜之鼓吹也乃又立致良知之說以爲欄柄豈聖賢教人入德之方尚少此耶

薛子曰太極一圖開羣蒙也但太極二字本易取象之語如尚書皇極周禮民極之類謂

爲極至準則而無以加也若以其動靜陰陽交互化生統體各具又別爲之圖則是象外立象矣是雖喫緊爲人而猶象喪心者恐未免於自槃而之鐘也此語上之所以難也

薛子曰訂頑以乾坤爲父母以明人之合德於天地可謂罕譬而諭矣然必推兩儀之所以生斯得其一本之義也

薛子曰陳同父謂當時舉國忘君父之大讎

而講正心誠意必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後可斯其言豈不痛且切哉

胡汝茂爲吏書使使於薛子以位不至公卿爲言薛子曰此漢人惜賈誼之說也誼未聞道而以夭死吾年冉冉六十所得蓋已多矣斯言何以至於我哉汝茂聞之莞然曰松之過也

薛子曰道者路也人所共由而不得不由也

宋人建圖著書窮高極微以探斯道之蘊奥而師友終身之所問答者惟在於神會而心悟不在於身體而躬行一涉於日用常行之際則目之爲伎倆詆其爲鄙俗而不屑矣卒之議論多而成功少遂成一代之氣習而國祚亦因之以促也是豈所以爲道哉

薛子曰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

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凡混淆國是刿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而巳報復假借將無所不至矣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寔人君之大防也

或問於蔚子曰人謂天地之間唯人爲貴何以見之曰荀子有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今乃自暴

自棄而爲賤丈夫焉斯不足貴矣

薛子曰闢土地而充府庫者孟子之所謂民賊也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者荀子之所謂國賊也

薛子曰易謂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君臣之位等於天地是故人臣雖有不世之勲再造之績皆得君而後能成也必當歸之君也不可自矜其能也不觀諸天地之間乎地出雲爲

雨起氣爲風而風雨一歸之於天其實天施而地承也故曰地道也臣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

薛子曰士人之於當路與其枉道而親不若直道而疏也與其獻諛而進不若遭讒而退也

薛子曰古者罪疑惟輕故有過者得改也功疑惟重故有功者益勸也

或問善則慶惡則殃有造物者以主宰之乎

薛子曰造物何容心也水流濕火就燥氣類之相應也慶就善殃就惡亦氣類之相應也一自然而然者也

薛子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武以周王赧以周亡三代以後何莫不然皆起於微而成於著也慎微之道其可忽諸

薛子曰周公爲相而下白屋之士今齊一命者其視學校且有驕色矣況望其爲相而下白屋乎

或問古今禮樂同異如何薛子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此禮樂之文也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此禮樂之情也其文殊其情一也究而言之豈有同異也哉

典謨第十八

薛子曰讀二典三謨則知帝降而王矣讀湯誓泰誓則知放伐優於伐矣五子歌而夏衰盤庚作而殷衰呂刑訓而周衰此周世道升降之幾也幾平聲

薛子曰人身至邪也而參天地唯此心耳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次之以盡心孟子得傳心之要法矣

薛子曰中庸言慎思學者也易言何思何慮

聖人也始於思而終於無思也公明儀言有為者亦若是學者也孔子言夫何為哉聖人也始於為而終於無為也

薛子曰靜以制動虛以含實未有不靜而能動者也未有不虛而能實者也

薛子曰人心之放非一端而求之為甚難也急心難奮慾心難制驕心難降怒心難平忌心難抑惑心難開疑心難解偏心難正狹心

難忘褊心難寛非操之有要者其孰能求之

薛子曰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是故君子以義處命以理合天

薛子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趙閔道爲王介甫言之也是何足以服介甫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唐虞時尚未散逸可謂盡無書乎謂古無書仲尼博學於文而商羊萍實之類何自而得之邪故謂介甫不善讀書可也

謂古人無書可讀則未必然也爲去聲朴字閱道洙人

薛子曰人有恒言君相所以造命也然文帝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侯李廣竇嬰不能保其身霍光不能庇其族可見命非人之所能造也通文帝幸臣賜銅山鑄錢景帝沒入其産通餓死廣武帝親臣屢立戰功後伐單于失道自剄竇嬰因武帝以論救灌夫而殺霍光至宣帝時族滅

薛子曰江海之險人皆知之而坦易之途風波作焉則不知也鋒鏑之害人皆知之而笑

談之頃戈戟生焉則不知也居今之世可不畏哉

薛子曰掩離婁之目則岱華不能見矣塞師曠之聰則雷霆不能聞矣雖極天下之聰明將安所施乎此古之聖王所以必明四目而達四聰也

薛子曰醯醢之器蝇蚋聚焉權倖之門奸佞集焉勢之所必至也時相之遠君子而親小

人又何怪哉相去聲

薛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游方之外者也莊列玩世者也楊墨惑世者也申韓嫉世者也蘇張擾世者也有憂世經世之心者其唯吾黨乎

薛子曰速目前之效者必取敗於久遠垂後世之譽者多見毀於當時

或問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禮記立之學官

而儀禮置之何也薛子曰是蓋一說也吾嘗求其故矣儀禮說者以爲周公作也周之法制具在禮之經也禮記雜出於漢儒而以小戴爲宗禮之傳也當時棄經而任傳者豈其以儀禮乃禮之器數禮記乃禮之義理故遂取義理而畧器數與不知器數義理原不相離者也舍器數而言義理是忘形而逐影也恐一時之見而終非定論也與平聲

薛子曰仲尼刪詩刪其不可爲訓者也釋詩者廢其序說而直斥國風之淫奔者凡二十四篇誠若是焉而猶存之不知仲尼所刪者者何詩也

薛子曰王介甫三經義皆頒之學官既而誅絕之甚遂泯其傳自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

薛子曰王介甫嘗解洛誥有不可曉者則言

之此亦可見其不專於自用也

薛子曰天有節次命有分數人不可得而強也所謂與之角者去其齒附之翼者兩其足斯言誠可驗矣是故君子樂天知命

薛子曰君子知壽夭窮達莫非命也然必修身以順受焉小人亦知壽夭窮達莫非命也然必營私以趨避焉

或問老子畏首畏尾而或者以爲得易之體

何也薛子曰老子之學亦未易言也其曰守靜致柔無亦有得於乾坤之二用乎用九用六或問飲食男女之欲何以除之薛子曰此根於形生神發之初除之亦未易也唯以理制之耳顛頤虎視易之爲訓不亦切乎未易之易去聲

或問楊用修何如人薛子曰以議禮而論戍其人亦不隨也但惡理學而不講好文學而不習鈔錄以度日餖飣而成書將謂世無識

者乎
趙子晦自浙江總制入爲司馬過毘陵而見
薛子薛子曰子當用兵之後加意節省民德
之矣使當前日倭夷入寇之時亦能若此乎
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豈能若此哉曰胡汝
欽在浙如何曰其功大矣費何足論今浙中
士民亦德其功而不怨其費也曰當事者不
能忘情何也曰此必有說焉吾蓋不得而知

也曰宋實祐景定間行打筭法於諸路必置余玠向士璧於死地遂致人心解體而宋事不能支矣曰言及於此可畏哉今可行則行不可行吾亦將歸矣炳然字子晦宗憲字汝欽

薛子曰衆力合併則萬鈞舉矣羣賢畢用則庶績康矣

薛子庸語卷八

薛子庸語卷九

明 [illegible] 註釋

[illegible] 校

論性第十九

或問孔孟之論性如[illegible]薛[illegible]曰[illegible]論性也孟子之論[illegible]

薛子曰信哉知人難於[illegible][illegible]秋

冬而溫涼夏煖[illegible]

厚貌深情不可測也
薛子曰孟子言性善蓋得之子思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必戒懼愼獨而性斯至命也故孟子亦曰養其性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彼任性者豈得謂之率性哉
薛子曰達磨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子靜謂六經註我即心即聖人謂陸學爲禪亦有自也然子靜晩年謂讀書窮理須要項項分明

學問思辨不當一事放過則囫合內外而一之矣豈得謂之禪學也哉達磨西來釋氏

王明輔問於薛子曰宋朝人物孰爲最優曰范希文乎當慶曆初以中庸授張子厚以學職任胡翼之孫明復寔開理學之端而不曉曉以倡徒黨致生浮僞之習誠振古之君子而宋室之冠冕也彼細人魏泰之厚誣當時葢曉然矣是何傷於日月哉朝音潮瑗字翼之復字明復宋

薛子曰晉侯以郄雍覗盜而殃及其身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由是觀之則用人者當知所務矣郄雍察盜之貌百無一遺爲盜所殺士會德立刑行晉之盜奔秦

或問安上治民何謂莫善於禮移風易俗何謂莫善於樂薛子曰禮以節民性也有七畧焉冠笄慎男女之始婚姻嘉夫婦之合喪祭重人道之終鄉飲明齒德之尚相見嚴朋友之交習射興揖讓之節是皆有體之禮也安

上治民曾有善於此者乎樂以和民情也有五聲焉聞宮聲則温良而寛大聞商聲則方廉而好義聞角聲則惻隱而愛人聞徵聲則樂養而好施聞羽聲則恭敬而好禮是皆有聲之樂也移風易俗曾有善於此者乎

鄭窒甫問於薛子曰嘉靖間之元輔如何曰新都定策石首隨龍紀元一詔人樂更生毋徒餘姚鉛山倏起尋歸不遑經理永嘉剛愎

任丘具臣貴溪涙子猶可言也分宜家貲千二百萬華亭莊田千八百頃此則前代所未有也室甫領之

或問水旱薛子曰水陰也窮陰則水旱陽也亢陽則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窮陰亢陽亦天之變也堯湯水旱而不能為災者修人事以回天變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尚樸恥華民之所由富

也天下無道則尚華耻樸民之所由貧也
或問民俗之淳漓何以致之薛子曰政省一則民質實俗斯淳矣政煩苛則民姦偽俗斯漓矣
薛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子書寢夫子且嘆而悔之矧今溫和豈弟而謂可與共學者乃為令不踰年遂以賄敗而令而後不敢復論天下士矣夫音扶豈音愷弟音悌

薛子曰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矣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矣

薛子曰古之仕者爲國立政今之仕者爲身立名

薛子曰甚矣流言之可畏也以周公之聖成王之賢猶間疑焉若非誠能動天而雷風不作金縢不啓則雖託鴟鴞以鳴其衷恐亦未

能相信也三至之言而曾母投杼亦何怪哉

薛子曰人無學術則無以通古今而周物理施於有政能無一偏之害哉周公日讀百篇仲尼韋編三絶雖曰至聖亦未嘗不學也

薛子曰君子鑒眞僞於厚貌審毀譽於巧言斯不爲人所惑矣

薛子曰古今之言性言情言理言氣言志言意者若是其爾殊也而不知其皆原於一心

也苟能存養而盡其心焉則一以貫之而各循其則矣

趙子晦問於薛子曰有人於此以黨惡之首而窮治其黨何也曰彼葢飾其非黨也要之以婚姻附之以鄉里將誰欺哉與其巧飾於後孰若重慎於始乎

薛子曰君子之心正大光明樂易而可親也小人之心邪僻幽墒崖岸而難近也

薛子曰氣一也有元氣有血氣有客氣元氣者一身之主宰也血氣者一身之榮衛也客氣者血氣所感觸而有者也元氣者浩然之氣也能養元氣則血氣自平矣客氣惡得而有哉惡平聲

薛子曰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至清者莫能汚至明者莫能障

薛子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心之存也心

存故能長慮而却顧心不存則乘其治安而縱欲侈肆危亂立至矣

薛子曰楊文貞公嘗言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者君子謂之俗儒以予觀之道德必能經濟經濟必本道德體用之儒不當以偏長目也彼詞章者惡得謂之儒哉惡乎

誉士奇
謚文貞

立言第二十

薛子曰古之立言者明道以淑人也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其辭切實而當今之立言者好名以欺世也得已而不已也故其辭玄虛而支

薛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義相孚以眞實相與故淡而能久小人之交也以勢利相結以褻狎相歡故甘而易踈

或問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如何薛子曰以日

月之運行觀之天之氣循環旋轉地之上下皆天也天寔包乎地者也故曰唯天爲大

薛子曰管子之言雖非性命之學而切實可行者甚多也使其游於聖人之門將不爲體用之儒乎今之學者其所言直超神化而汗漫無歸遂自附於曾西以斥管仲其亦弗思甚矣

薛子曰古今人所乘所遇之不同有幸而得

名者有不幸而失名者君子當究其實焉不可羣稱而共和也

薛子曰入議之法先王之緣情也一切之法後世之任情也

薛子曰福爲禍所伏禍爲福所倚人知福之爲福而不慮禍禍斯至矣人知禍之爲禍而不求福福斯至矣

薛子曰天之高也人之衆也其理與情皆統

於此心也能存此心則天人不能違矣故曰不窺牖可以知天道不出戶可以知天下

薛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然而二子皆弗克協于中者以其理性之功在物不在心也西門豹魏文侯時爲鄴令董安于未詳

薛子曰治天下者道與法而已矣道行則人服法行則人畏服則無不畏也畏則未必服

也是故與其純任法也不若純任道也

薛子曰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樂音洛

薛子曰甚矣常人之情易惑而難解也富貴者驕人貧賤者怨人固已惑矣富貴者未必益己而必親之貧賤者未必損己而必疎之

此尤其所大惑也

或問人常有言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何以能之薛子曰不以目視而以心視則視於無形矣不以耳聽而以心聽則聽於無聲矣

薛子曰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殀壽貳其心者不知命者也以貧賤易其操者不順天者也

薛子曰爲人上者政苛則民擾令煩則民惑

故君子貴於居敬而行簡也

薛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繫易之辭也蓋以伏羲畫卦禹行疇有取於龍馬神龜之象耳正如倉頡制字而觀鳥跡之類也世儒遂眞以爲馬負圖而出于河龜戴書而出于洛誠如是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薛子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恐太剛則折也易曰威如吉恐太柔則廢也剛柔之際君

予當有以審其幾矣

或問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二圖如何薛子曰非羲文之爲之也邵堯夫因伏羲八卦作圖以象天因文王八卦作方圖以象地雖點畫形象陰陽剛柔順逆生成各有取義以予觀之八卦有定理而無定位有定體而無定用恐亦未可以方所拘也且羲文之易均之爲開物成務者也其義豈容有二乎哉曰先

天後天又何所取義也曰天豈可以先後言
哉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
天後天之說蓋昉於此而世儒遂執之以爲
談柄别生意義其說紛如矣不知冲漠無朕
之理與萬象森列者固無爾殊也堯夫以未
有畫時爲先天卦爻既成爲後天豈明睿者
乃亦若是乎
薛子曰治世之禮簡亂世之禮煩治世之樂

和亂世之樂謡

或問富國強兵之道薛子曰富國在於節財國家冗費之出於不經者無限知所以節其流則莫非財也不此之務而加賦焉民將日窮矣國何以富乎強兵在於得民緣邊壯士之熟於武藝者無限知所以得其心則莫非兵也不此之圖而練兵焉民將日擾矣兵何以強乎

薛子曰自古國家之亂起於人之罔利也罔利者一操國柄則凡可以得利者無不爲而召亂無所不至矣不知利者害之本而亂者治之先也未幾復治則罔利者皆服上刑而追悔靡及如是者凡幾變而後人猶不知鑒戒焉可謂至愚也已

薛子曰君子樂人之爲善而不樂人之爲惡也樂人之獲福而不樂人之獲禍也小人反

是

薛子曰仲尼魯人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以魯紀年豈得已哉後世敘周與列國之事者其紀年乃不以周而仍以魯非善述仲尼者矣

薛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疑而不專也一心可以得百人誠而不貳也

薛子庸語卷九